2026.11.9 星期一
主编｜杨道 版式｜杨千懿 检校｜徐伟东 原中倩
海南日报

荐阅书单

《青枝》



作者：付秀莹
版本：花城出版社
时间：2026年8月

《青枝》是作家付秀莹的最新作品，叙事重心在一个尚在求学的少女身上。故事发生在华北平原的芳村，围绕少女刘米子的成长经历展开，小说背景设定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，展现了城乡差异的时代背景。刘米子作为芳村的优秀学生，对城市生活充满向往。米子聪明好学，考入县重点实验中学，却因压力过大被诊断为神经衰弱，不得不休学回家。在县城实验中学，她经历了城乡文化差异带来的精神冲击。休学期间，母亲试图为她张罗亲事，米子不愿留在村里，通过同村的小钗介绍到石家庄打工。在商场里，她认识了形形色色的人，最终决定离开石家庄。回到芳村，米子发现昔日不如她的同学军子已在实验中学找到了方向，变得自信成熟。米子在夏日清晨独自背着书包和凳子，走向乡中，准备重新开始学业。

《里斯本围城记》



作者：[葡] 若泽·萨拉马戈
译者：王渊
版本：河南文艺出版社
时间：2026年4月

《里斯本围城记》是葡萄牙作家、199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若泽·萨拉马戈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。小说讲述了校对员雷蒙多在编校同名历史书稿时，鬼使神差地插入一个“不”字，从而颠覆了十字军协助葡萄牙人征服里斯本的传统历史叙述。这一行为也改变了他与出版社委派的玛丽亚博士之间的关系，并引发了对历史、真实与虚构边界等主题的探讨。

《变装》



作者：[罗马尼亚]米尔恰·克尔特雷斯库
译者：董希骁 / 张芊
版本：湖南文艺出版社
时间：2026年10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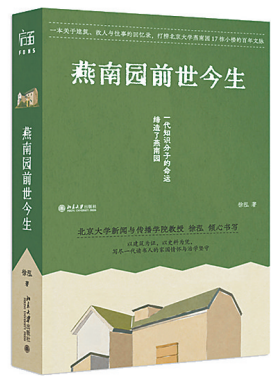
十七岁的“我”第一次离开布加勒斯特，来到山间夏令营。喧闹的人群、青春期的欲望与无法排遣的孤独，让他始终觉得自己与周围的世界格格不入。他迷恋书籍，幻想成为作家，相信文字终有一天能够取代现实；而一个名叫鹿鹿的神秘影子，就此闯入他的精神世界，成为他的疾病，也成为他的另一重自我。

多年以后，已经成为作家的“我”重新回望那段青春。旧宅、疗养院、雪山与森林、梦境与现实彼此交叠，被遗忘的记忆如同一座幽暗的迷宫，不断从意识深处浮现。

《变装》既是一部关于青春、欲望、孤独与成长的小说，也是一场深入记忆腹地的自我审视。克尔特雷斯库以瑰丽、诡谲而富于感官特质的语言，将青春最明亮与最幽暗的部分编织在一起，让写作成为穿越记忆、辨认自我的一场苦旅。（杨道 辑）

《燕南园前世今生》：一代学人的风骨与悲欢

■ 赵昱华



《燕南园前世今生》
作者：徐泓
版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
时间：2026年8月

燕南园，未名湖畔的一处静谧住宅区。这座坐落着17栋西式小楼与中式院落的园子，几乎囊括了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的半壁江山，也蕴藏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生活、命运、尊严与失落。

作为在燕南园长大的“学二代”，徐泓的童年记忆与这座园子紧密交织；作为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教授，她又具备成熟记者的特稿写作功力。徐泓深入采访了近30位燕南园子弟，用口述史的方式打捞那些正在消散的现场记忆，这部《燕南园前世今生》具有很好的可读性，它既是校园史，也是人物史，更是中国二十世纪知识分子史的一个切片。

书名里的“前世”和“今生”很关键。所谓“前世”，并不只是燕南园建成之前的土地来历，也不只是建筑图纸上的年份和编号，它更指向燕南园所承接的中国现代大学的传统。燕南园的形成，与北京大学、燕京大学以及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密切相关。它见证了新式校园如何在中国土地上生长，也见证了一批受过现代学术教育的学者，如何把书房、课堂、实验室和公共生活连接起来。所谓“今生”，则更复杂。它既包括燕南园在当代校园中的存在状态，也包括它作为记忆载体的命运：老住户逐渐离去，旧居或被修缮、或被重新使用，园中的道路仍在，但许多声音已经沉默。于是，“前世今生”成为了一条经历过断裂、修补、遗忘和重新连接的线，连接时间和空间，连接从前和现在。

书名“燕南园”，但徐泓真正想写的，是那些与这座园子连接的人。全书以17座小楼为叙事坐标，逐栋回望那些住户的生平。从哲学家冯友兰的“三松堂”到邻居汤用彤、张敬平夫妇的58号楼，从语言学家王力、夏蔚霞夫妇的60号楼，到物理学家周培源的“周家花园”，从美学家朱光潜、社会学家吴文藻与冰心夫妇先后住过的66号楼，到梅贻宝、芮沐、侯仁之、雷洁琼……每一个楼号，都不是抽象的地点符号，而是一个个能让人产生感触的场所。

那些学者的名字闪现在教科书、学术史或名人传记里，但在燕南园的场所里，他们首先是生活在其中的、活生生的一个个人。他们是会散步、会待客、会在院子里晒太阳、会在时代风浪里感到困顿的人。回望燕南园的前世今生，他们一个个从“学术偶像”的位置上走下来，重新回到“人的尺度”。他们的思想之所以能留下来，不仅仅因为他们所具备的智慧，更因为他们在艰难中仍坚持思考、写作、教学，甚至坚持作为“人”的基本体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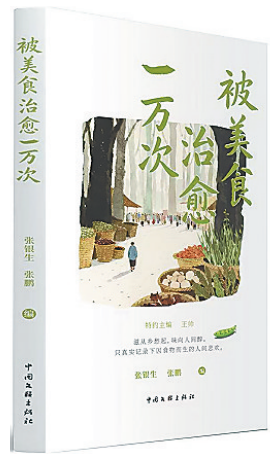
燕南园因此成为观察知识分子命运的一个窗口。二十世纪的中国经历了太多剧烈的变化，燕南园的住户们恰恰处在时代的中心。有人曾参与学科建设，有人曾大力拓展学术改革，有人曾以直言著称，也有人曾在社会风浪中承受巨大压力。风声雨声读书声，声声入耳；家事国事天下事，事事关心。一个院落的分配、一次搬迁、一场审查、一趟告别，都可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，也可能改变一种学术传统的延续方式。

“建筑与精神”的关系，是作者关注的重点之一。当我们回归建筑本身，我们便能发现，燕南园的小楼本身就是中西文明相遇的特殊印记——西式的外观、中式的院落，恰如园中那些学人：他们或留学海外、或博采中西，在学术上融会贯通，在精神上却始终扎根于中国的土壤。燕南园不是一座与世隔绝的“象牙塔”，其命运与其中的学人们是紧密相连的，他们共同经历了战火的流离、政治的动荡、时代的变幻，燕南园的每一块砖瓦，都浸透了那一代知识分子悲欢交织的生命体验。

徐泓的视角，始终放在了微观的“人”的层面。在那些小楼的窗棂后面，有具体的、有温度的、会笑会痛的人，在用一生去践行对学问与真理的信仰。真正的学术精神，从来不是在真空中孕育的，而是在具体的空间、具体的人与具体的困境中被一代代守护与传递的，燕南园正是这样的一个空间。小楼无言，却以砖石之躯承载了一代学人的风骨与悲欢——这或许就是“文化遗产”最动人的含义。

《被美食治愈一万次》：写给时间与味蕾的情书

■ 朱延嵩



《被美食治愈一万次》
编者：张银生 张鹏
版本：中国文联出版社
时间：2026年7月

今年夏天，一本关于美食的散文集《被美食治愈一万次》面世，该书从“一食谈”公众号平台数百篇原创文章中精选四十篇优美散文，集结各行各业创作者的日常感悟，以寻常餐食为载体，记录乡愁、聚散与人间悲欢，让我们读懂：所有念念不忘的食味，都是普通人写给岁月与味蕾最真挚的情书。

编者始终坚定一个组稿逻辑：食物只是入口，生活的况味才是出口。四十位作者身份各异，有文人学者，也有上班族、异乡游子、山野普通人。他们落笔的吃食再寻常不过，一碗早餐、一份街边小吃、一块乡土馕饼，全都附着独属于个人境遇、一方水土、一段时光的真实情绪，让这些平凡食味生出治愈人心的力量。

人的味觉记忆，最是固执，一顿朴素早餐，便能串联起半生岁月的变迁。韩浩月的《我的早餐史》，以数十年早餐日常为线索，把一代人的生活起落、时代光景，悄悄藏进一日之始的烟火里。作者回望过往，童年时代的早餐简单粗朴，地瓜、开水冲蛋是家常，物资有限的岁月里，一顿简单的吃食已是知足；求学住校时，曾用暖瓶焖粥凑合饱腹；奔赴城市打拼的年月里，职场节奏匆忙，常常顾不上好好吃一顿早饭，三餐潦草成了生活常态。直至人到中年，生活趋于安稳，他才有心情注重起早餐的仪式感。一碗开水冲蛋泡馓子，成了专属自己的温柔滋味。他在文中坦言，这份中年偏爱、念兹在兹的简单吃法，“是一个带有浓重时代背景的吃法，若是没了那些记忆与故事，现在我也不会对这样的早餐如此喜爱。”是啊，我们执着的从来不是食物本身的口感，而是食物串联起的旧时光。早餐的更迭，从来不是口味的改变，而是人生境遇的缩影。年少时将就度日，奔波时无暇顾及，安稳时方才懂得，好好吃饭，是对生活最好的珍惜。

如果说个人早餐史是私人岁月的低声絮语，那么街头巷尾的烟火滋味，便是一座城市鲜活生动的集体写照。书中《武汉过早》一文，将市井烟火与地域风情写得淋漓尽致，平淡文字里尽是人间生机。武汉人把吃早饭叫作“过早”，简简单单一个“过”字，随性又松弛，道尽了江城百姓的生活姿态。作者写道：“这个‘过’字，说得云淡风轻，一带而过，却把武汉人吃早饭的匆忙随性都带出来了。”不同于精致拘谨的早餐范式，武汉的过早是流动的、热闹的、扎根市井的。热干面、面窝、豆皮，重油鲜香、平价管饱，不讲究排场仪式，路边驻足、边走边吃皆是常态。这份随性坦荡的饮食风貌，深深烙印着武汉的码头文化基因，滋养出一座城市兼容开放、质朴热忱的气质。一城烟火，一城性情，寻常早点褪去吃食本身的意义，成为镌刻城市记忆、承载市井温情的文化符号。

烟火能安顿都市日常，亦能慰藉远方旷野里的漂泊人生。陈年喜的《乌孙故国塔巴馕》，将食物的治愈力量，延伸至山河辽阔与人间离散。常年辗转矿区、奔走山野的作者，在风雪笼罩的乌孙故土，邂逅了胡杨木火烤制的塔巴馕，也遇见了萍水相逢的温暖善意。

通读全书不难发现，四十篇散文，写的是各色吃食，记录的却是百态人生。有对童年故土的回望，有对市井人间的体察，也有对漂泊聚散的释怀。没有刻意煽情的笔墨，没有空洞浮华的道理，只是以最平实的文字记录日常、记录心境、记录生活里细碎的苦与甜。